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起庚午明景帝景泰元年盡丙子明景帝景泰七年凡七年

庚午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以上皇在衛喇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賀實永安城即今順天府昌平州治州在府北三年移昌平縣治于內少西七十里舊治白浮圖城在今州西八里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罷廢者輸草于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溥議止給冠帶　時輸納之例或米或粟或豆或草或鞍馬或牛驢或銀始于宣府大同其後兩畿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而米之輸尤多已而監生郭佑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行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令軍旅稍寧而行之如初是以空乏啟竇戎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翟溥大興人

詔會試取士無拘額

初洪熙時既定禮闈取士之額分南北取士及宣德時復分為南北中卷以百人為率南取五十五人北取三十五人中取十人正統中增額至百五十人而分地如故至是從大理寺丞李奎之請乃有是詔明

年禮部奉行而給事中李侃爭之言部臣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羅綺亦助侃言事下禮部覆奏臣等奉詔書非私請也取士若不以文詞考官將何所據北方中土人才所生古大聖賢皆非南人即以今言如靖遠伯王驥都御史王翔王文皆永樂中不分南北所取進士豈可預謂北無其人奏入帝命遵詔書行不從侃議未幾給事中徐廷璋復請依正統間例禮部奏請裁定於是復從廷璋言分南北中卷

質實 南北中卷明史選舉志南卷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李奎汲縣人李侃東安人徐廷璋羅山人

閏正月郭登敗衛喇特于栲栳山

寇入大同至沙窩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奮勇擊之諸將繼進呼聲震山谷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斬賊首甚衆奪所掠男女一百十六人馬九十八匹牛騾驢六百二十一頭器械四百有奇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是役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益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質實

栲栳山在朔平府平魯縣西北沙窩在朔平府東北即沙楞河口

二月帝耕耤田

懸賞格招陷敵軍民

副都御史羅通奏請聖旨榜文于沿邊諭衆凡被陷人口有能自還者軍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終身官支全俸各賞銀一兩布二疋有能殺賊一級者軍民人等俱與冠帶賞銀五兩官陞一級一體給賞若能殺額森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太師殺巴延特穆爾喜寧者賞銀二萬兩金一千兩封侯詔即行之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好叅將許貴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邊指揮季鐸岳謙往敵而敵隨入冦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猒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

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恇怯如此何以敵愾移檄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質實

楊能字文敬洪從子

許貴字用和江都人

叛閹喜寧伏誅

先是寧數導誘額森擾邊上皇患之言于額森使寧及總旗高蓥等還京索禮物而命袁彬以密書付蓥俾報宣府設計擒寧寧抵獨石宣府守將設伏野狐嶺令蓥紿寧至其地伏盡起蓥直前抱持之遂擒寧送京師羣臣雜治磔于市上皇聞寧誅喜曰自此邊境稍寧吾南歸有日矣時設伏擒寧者乃都指揮江福而參將楊俊飾奏于朝謂已定謀遣福等擒之帝嘉俊功加右都督賜金幣言官及兵部請如所懸賞格封俊侯爵賚福等以黃金千兩白金二萬兩帝不允復賜俊等金幣有差擢福都督僉事既而俊冒功

事露兵部請下俊獄奪所加官賀實按明史于謙傳帝別賞福等而宥俊使立功贖罪稱謙令鎮將擒寧考之明實錄謙實未嘗與謀惟載楊俊奏有總兵官朱謙委臣相機行事語傳者或以同名致訛耳野狐嶺在今宣化府萬全縣東北三十里

發明 額森屢挾上皇入寇皆出喜寧之策是寧一日不誅上皇一日不歸也自江福擒寧額森失其嚮道尋即有宣府之挫遂決意遣使議和上皇南歸雖曰天幸豈非人事乎寧日侍左右而英宗能察其賣己潛以計誅之不可謂非一隙之明也生于憂患者固若是乎乃復辟而首崇王振之祀抑獨何也

三月衛喇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寧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衆實

陽和衛金白登縣元屬大同路明洪武初廢二十六年置衛宣德元年徙高山衛來同治本朝順治七年改陽高衛雍正三年改衛為縣屬大同府偏頭關五季北漢嵜元改為關明置偏關所今為縣屬寧武府按關為古武州地西逼黃河與套僅隔一水具地東仰西伏故名偏頭

録土木死事諸臣後

以死事諸臣忠于難各官其子有差實

按明英宗實錄附載景泰元年三月辛亥以戶部尚書王佐子道陽兵部尚書鄺埜子儀俱為主事吏部侍郎曹鼐子恩刑部侍郎丁鉉子琥副都御史鄧棨子瑺俱為評事左通政司龔全安子廷暉太常少卿劉容子鑑俱為部照磨欽天監正廖義仲子景明為司歷

大醫院使欽諡子智為本院吏目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子翮尚寶少卿凌壽子暉俱為序班佐等俱從征陣亡故録其子而正統十四年八月壬戌備載土木死事諸臣無廖義仲欽諡二人益明實録之疎漏也

夏四月旱

自去冬至春災異迭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至是雨久缺大旱

五月總督侍郎侯璡及副總兵田禮破貴州苗

時羣苗西至龍里東至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不下二十萬平越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革食之而王驥頓兵辰沅不進巡按御史黄鎬置疏竹筒中募土人乞援于朝乃更命保定伯梁珤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璡帥師往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璡遣兵攻敗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

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兵攻破紫塘等數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等處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已而玭復檄方瑛攻貴州諸寨擒偽王王阿同及清平賊阿趙等而驥亦俘獲剗平王苗富蟲皆送京師伏誅是秋梁珤亦破湖廣苗會玭卒以王來代之明年春來與方瑛分兵連破三百餘寨苗衆縛其酋韋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以降

貿實

播州漢牂牁地唐置郎州改播州宋置播州安撫司明初為宣慰司後改遵義府隸四川令隸貴州安南衛元為普安路地蠻名尾灑明洪武十七年置尾灑驛後改置安南衛隸貴州都司令為縣屬南籠府紫塘蠻寨名在平越府境七盤坡在平越府城東南五里盤迴七里坡下有溪羊腸河在平越府城東二十里西南流合馬腸江入麻哈江重安江在平越府黃平州南三十里源出苗境經湖

南靖州界為黔楚要津鎮遠元初置鎮遠沿邊溪洞招討使後改府明初改州永樂中乃置鎮遠府令因之賞改苗寨名侯瑾字廷玉澤州人黃鎬字叔高候官人

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

衛拉特二千騎屯貫家營謙與叅將紀廣等力戰却之封謙撫寧伯是時寇氣甚驕屢擾宣府大同意二城且旦夕下而謙守宣府郭登守大同數以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

衛拉特遣使請和

喜寧既誅額森失間諜所部兵亦多死傷而托克托布哈王阿拉知院又皆欲和于是額森決意息兵又恥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叅政旺扎勒托歡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勅

王直與廷臣文章共請奉迎實為正言讜論而景泰竟爾不懌至有復作紛紜之詰則所謂非貪此位正其强頗自文而中情已不可揜于譏窺見隱微知不可以理奪故以微語釋其疑而

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賫文書以講和為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仍欲謀奪上皇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書奏帝厚賚使令與旺扎勒托歡偕還王直率羣臣上言曰太上皇蒙細人言輕身一出至於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戮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迺者天誘其衷額森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于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為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偽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為名來犯京師豈不為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已而阿拉使復至胡濙等復以為言於是帝御文華門召廷臣諭以宜絕狀直又對曰必遣使無貽後悔帝不悅曰朕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萬一彼果

堅其志而遣使之議始定額森遂以禮送還上皇譏此舉可謂善于匡救而返正之後殘加誅戮其宗可謂少恩矣

懷詐我有辭矣帝意釋羣臣既退太監興安出呼曰公等欲報使孰為富弼文天祥者詞色交厲直面折之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祿敢辭難乎安始語塞乃以給事中李實為禮部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齎璽書與實敕諭阿拉文畧曰阿拉使偕往諭衛拉特君臣我朝與爾衛拉特和好額森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興師問罪額森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額森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額森詭詐反覆令阿拉又使至朕欲從爾但聞額森尚聚衆塞上意在脅挾義不可從即阿拉必欲和好待衛拉特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李實字孟誠合州人 旺扎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今改

發明 景帝當國家傾危之後能任賢用將一意戰守使敵不敢猖獗可謂轉危為安有功社稷

矣然其不欲奉迎上皇雖羣臣屢請而遣使答書止言息兵講和不肯一語及迎復意委君親于草莽實出貪戀天位之私説者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愈不可得卒委骸骨為萬世羞當日不急于迎復正使敵不能以奇貨可居挾留為質然上皇之歸實出天幸設以拒敵者棄君而君或竟不得歸其將何以對

天下後世耶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等使衛拉特

李實等既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哈瑪爾等復至賜之宴丕勒瑪尼哈瑪爾言于館伴曰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令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胡濙等奏其語廷議請簡四人往帝命侯實還議之及是使者將返王直等固請報使乃命善及工部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指揮

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户湯允勣副之賫金銀書幣以往濙等言上皇在衛拉特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不報未幾實還述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質實】楊善字思敬大興人湯允勣字公讓東甌王和之曾孫　丕勒瑪尼哈瑪爾舊作皮兒馬黑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時賫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捐己貲攜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飲帳中善與語相得因以所齎遺之館伴喜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

正統既為額森所執知不足為奇貨乃送之還朝額森之意大矣又有何畏懼而築臺羅拜乎此蓋史臣飾美之辭不足為榮

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為之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豈太師意耶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于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善見額森辭色和因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寧無損今還
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
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燕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即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
帥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適以為辱耳

詔議迎上皇禮

初廷臣聞上皇將還欲奏請奉迎都御史王文厲聲曰公等謂上皇來耶額森不索土地金帛而遽送還耶衆素畏文皆愕然不决而罷及是果得還乃詔禮部議迎上皇禮尚書胡濙具議以上傳旨以一輿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從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為書投高穀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正可倣行帝不悦曰弟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帝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榮

英宗為君為兄
景泰為臣為弟
天澤久定而倫
叙攸昭豈容或
紊況監國之命
言猶在耳君既
返國則監者自
宜退就藩封誠
使誼分克全何
致慮有叔武之

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得釋 賀實 劉福建安人龔遂榮淮安人葉盛字與中崑山人許彬字道中寧陽人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敕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朝見禮赦天下詔詞有曰禮惟有隆而無替義則以卑而奉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姑稍遂厚倫之願先是李實使上皇言于上皇曰南歸後當引咎自責上皇滋不悅及至宣府僅命許彬草勅諭羣臣而已復辟後實竟作為民 賀實 南宮在禁垣之巽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即所稱小南城者是也二門內亦有前後兩殿旁有兩廡其他離宮以及圓殿皆天順間所增飾者非初制也

戮乃深蓄猜疑
南宮遠置意果
何居徒爾涕泣
相持貌為推遜
又豈真能掩人
耳目而詔辭尚
謂隆禮厚倫自
返能無忸怩乎

陳敬宗當閹宦
恣横之時能以
禮自處皭然不
緇其所守甚正
周忱以封疆大
吏入覲闕廷何

以刑部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時苗衷罷以淵代之初淵與徐珵同官侍講珵倡議南遷為太監金英叱出踉蹌至左掖門淵適至迎問之珵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是淵入具陳固守之策遂見知超擢刑部侍郎及是參與機務 質實 江淵字世用江津人

御經筵

御史許士達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初六十六二十六三日如遇寒暑又援例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正統間上下蒙蔽無敢言者釀成大患陛下知之矣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驗之于古會之于心以應無方之變帝優詔褒答 質實 許士達歙縣人

至與中涓相比附在已既以苟合取容且復為權璫畫策以陷其友于不義又豈光明正大者之所為乎說者謂忱撫江南頗多善政應振陰行掣肘故不得不相結納以冀竟厥施不知大臣果公正自矢本無庸以疑畏相參若托宵小以容身則律已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致仕

初驥為吏部侍郎端慎勁直王振方凌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問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如一已事祇為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敬宗在官方嚴率下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先是以秩滿入都王振欲致之不可得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與敬宗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官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陳公倔强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

之大端已失雖政績足稱又豈能蓋其終身之玷哉

綿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故宋書訖署名而已逐其幣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及是與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欲具容接者莫不興起驥在籍二十餘年衣布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耄益恭教子孫孝弟力田講明理學以勗後進所行動應理法蕭山故多水患有宋時縣令楊時湖隄遺蹟驥增脩螺山石巖諸塘堰捍江潮興湖利鄉人賴之

質實 蕭山唐置明屬紹興府令因之螺山在蕭山縣東南二十里石巖在蕭山縣西南十二里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上皇生日禮部請令羣臣詣延安門行朝賀禮帝命免行

十二月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亦不

許

自是歲為始詔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言之葉盛謂曰令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宫帖然安静若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聰乃止御史盛䝉目盛曰已不為而又阻人為之耶盛曰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

質實林聰字季聰寧德人盛䝉吳江人

發明監國而即改元奉迎而不讓位景帝之攘為已有久假不歸之意形迹已自顯然即使儀文禮節曲意尊崇且恐無以共白于天下乃生日既不稱賀元辰復不許朝徒以逼已生嫌竟至百寮禮絶何恐而為此耶葉盛輩恐疏爭鬧釁固為彌縫苟且之圖然亦有以深窺其隱矣

辛未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所息長無窮也乞自令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令已授者如故未就者悉如凱言 質實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令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二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禮既成帝升御座祭酒蕭鎡講尚書天聰明章辭旨敷暢帝甚嘉之 質實 蕭鎡字孟勤泰和人

吏部郎中李賢上中興正本策

其目有十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納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

賢字原德鄧州人

以星變修省

欽天監奏土星逆行太微垣北上天垂象伏望日新聖德仍飭文武羣臣各加修省帝曰上天仁愛垂象示警朕當省悔五府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具計議寛卹條例以聞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俱殘毁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揺乃薦

安挍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質實 八城獨石馬營雲州鵰鶚赤城龍門李家莊長安嶺凡八城

發明 明代邊患一失于割廣寧以畀三衛再失于棄開平而守獨石若更棄八城則藩籬盡失根本爲之動揺矣議者可謂無識幸于謙力排衆論特以孫安鎮守之兼授以方畧據龍門之關募屯田之士且戰且守而八城復完不然委膴戶于敵庭其能一日安枕耶

五月遣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別有獻帝意欲絕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為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絕之恐啟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時豈無使耶因敕額森曰

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送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鎮守宣府

時宣府總兵官朱謙卒于鎮乃命洪復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叅將洪奏言臣既佩印充總兵官而兒子能都督同知信都督僉事俱充叅將子俊右都督管三千營一門父子同握重兵盛滿難居乞賜臣休致或調能等他鎮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京卒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强為一時邊將冠

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見

欽天監言是月朔初刻日當食至期不見

秋七月京師地震

癸丑夜京師地震自北而南八月壬申南京地亦震

八月復午朝

自永樂初舉午朝後漸罷不行給事中葉盛疏請復之帝即報可

冬十月免山西被災稅糧

凡一百八萬二千餘石

十二月廣通王徽煠陽宗王徽焟謀逆廢為庶人

徽煠惑家人段友洪致仕都事千利賓等言謂徽煠有異相當王天下作偽敕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為亂封苗酋楊文伯等為侯令發兵來攻武岡陽宗王徽焟亦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煠所執有司以聞帝廢徽煠徽焟為庶人幽徽煠京師而錮徽焟于鳳陽蒙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

柄蒙王糾生苗為亂

質實 徽煠岷王楩第三子徽焟楩第五子徽煣楩第二子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永樂中復置京軍三大營于是五都督府雖仍舊制其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事及是于謙以營政久弛京軍分隸三營各為教令臨期徵發挑選湊撥兵將不相

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為調法明年十二月謙又請益兵五萬并前五營為十團營每營置都督一人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揮三十人每隊置管隊官二人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誠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由是京軍之制一變已而謙繪陣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為論甚悉帝然之命依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石亨雖大將受成而已

質實 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初洪武時建京衛四十有八成祖增至七十二永樂八年征布尼雅錫哩分步騎軍為五曰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歲調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兵更番上京師隸之是外又有十二

營圍子手營及幼官舍人營之屬悉附五軍營中此五營之部也已得邊外降丁三千立營分五司一掌執大駕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官軍一掌執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鼔上直官軍一掌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官軍一掌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官軍一掌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營隨侍東宫官舍遼東備禦回還官軍此三千營之部也已征交阯得火器法立營肄習謂之神機營營有中軍左右掖如五軍又因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置營名五千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此神機營之部也三營各提督以内臣武臣居常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廵哨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内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周二十里而樵採其中三大營之制如此按明兵志謙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

營團練于謙傳云擇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團練其說互殊考明實録景泰三年十二月癸巳謙與石亨議選五軍神機三千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分為十營則謙傳為得實而兵志誤也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祭酒蕭鎡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鎡先代李時勉為祭酒元年以老疾辭國子生三千人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閣一寧軟熟希世鎡學問該博而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二人在位皆無所樹立云 質實 王一寧仙居人

額森弒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其與中國通將害巳遂治兵相攻托克托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責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令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壬申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未嘗追徵給事中李侃等請追問有司奉何明文濂恐事敗乃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令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資于是給事中御史劾濂失

信于民為國斂怨且訐其隂事帝欲肩之言官力爭遂下都察院獄三日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瀛不可遂復還戸部瀛上疏自理乞骸骨帝慰留之　質實給事中瀛隂事按明實録瀛奏臣被御史給事中劾臣充生員時為盜出妻盜永樂七年臣因妻兄董英盜臣財物告官將英枷決妻亦休出又言臣往福建時母死不臨及還又不發喪蓋臣以軍務至重不敢以私廢命後蒙取回奏乞奔喪不允

三月詔錦衣衛官訪事

和王振亂政以指揮馬順理衛事流毒天下帝既即位廷臣極言官校緝事之弊帝切責其長令所緝送法司有誣罔者重罪之于時官校為之斂戢及是帝欲隂察外事乃命指揮同知畢旺董司偵訪而錦衣

景泰得位跡同竊取而自英宗還國以後于尊奉敬恭之道一切蕩然矣已忍心菚棄其君而見深之立旨由太后至于廢立之際則不復請命東朝是并蔑視其母矣若黃玹不過蠻酋裔

衛官漸用事矣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帝即位後久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遲回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為帝謀先賜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用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目黃玹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堈并滅其家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玹父子入獄玹急使其黨千戶袁洪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子其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欲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

目安知中國情事而其疏中揣摩迎合之言又豈蔑服休僞者所能辦此必陳循輩預受分金之餌希旨邀榮借竑以發其端耳至于譏不諫易儲一事論者紛如譏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者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觀賜金之獨不及譏則

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冦讐肘腋之間自相殘戕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帝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下廷臣議且令釋竑罪于是禮部尚書胡濙集羣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朱英以為不可尚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容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于是濙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竑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遂簡置東宮官及是更封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于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又加賜循等諸閣臣黃金各五十兩東宮公孤官皆兼支二俸而竑罪竟得釋且赦其子云

質實

黃竑以私怨殘其弟

安知非譏巳有造膝之陳景泰稔其意不可奪故不復相屬邪且譏前諫奉迎賴謫辭以成事而此則無可諉托又不肯祇沽一巳之名而于事仍歸無濟故不復犯顏強諍耳不然譏素為景泰所倚任苟非有深拂其隱之嫌何以天順復辟時聞鐘聲

堈按明實錄廣西思明府土官知府黃堈致仕子鈞巳代為知府堈庶兄都指揮使竑欲殺鈞代以巳子竑守備潯州托言徵兵思明府令其子糾衆結寨于府三十里外夜馳至府襲殺堈一家支解堈及鈞棄瘞後園仍歸原寨明日乃入城詐發哀遣人報竑捕賊以掩其迹方殺堈時堈僕福童得免走訴憲司乃以事聞竑疏出衆皆驚愕謂必有教之者或疑侍郎江淵後粤人邱濬入翰林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索竑奏視之果廣西紙其疑乃白思明唐羈縻州元為思明路明為思明土府屬廣西布政司本朝改屬太平府雍正九年改為思州土州

李棠字宗楷縉雲人朱英字時傑桂陽人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帝不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實 皇后杭氏

而遽有疑昊于

譏之問耶

錦衣衛指

揮使昱女

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封見清為榮王見淳為許王質實見清上皇第二子萬宸妃生封榮王天順復辟後改封德王居

德州復改濟南見淳上皇第四

子王惠妃生封許王明年卒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

命禮部取顏孟子孫長而賢者各一人至京官之遂

以顏希惠孟希文並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未幾以希惠非嫡子

乃改官其兄子議質實顏希惠復聖五十九代孫孟希文字士煥亞聖五十

六代孫顏

議字定伯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明年三月工成帝剋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諫河東鹽運判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賢質實 大隆福寺在大興縣東大市街之西

北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楊浩濟南人

河決沙灣

河自正統十三年經由沙灣決口入海運道口益淺澀帝勅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積數月無功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南入運河請別引水以灌運甚或言沙灣水湍急投以石鐵沖浮若羽非人力可為宜設齋醮符咒以禳之帝心甚憂命工部尚書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號璞至濟

盧忠假事生風造為不經之談以上變傷大倫而搆厄難其罪

渠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遣中官黎賢阮洛御史彭誼助之乃于沙灣築石隄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隄既成璞還朝至是大雨決旬河復決沙灣北岸四十餘丈旁近地皆淪沒詔英督有司修築及冬工甫竣明年正月河又決新塞口之南至四月決口甫塞五月大雷雨又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帝復命璞往乃鑿一河長三里上下通運河而于決口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以濟漕

質實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洪英福建懷安人王暹字景暘浙江山陰人彭誼字景宜東莞人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

與亂臣等異泰當時即應執寘重典庶乎理得心安乃一聞奸人妄言即詔獄窮治設浪瑤誣服將置英宗何地乎雖以商輅等微言解釋忠亦下獄然僅坐以他事外謫立功何以懲凶惡且仍赦瑤錮浪具猜疑終不能釋甚矣景帝之繼位失德也

而竊之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並于術者仝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錮浪于獄而瑤竟磔死

八月王一寧卒

一寧之入閣也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私相援引遂致顯達非士論所與也及是卒于官

九月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遭喪淵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質實 倪謙字克讓上元人

閏九月開處州銀場

時浙民乞復開銀場鎮守浙江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王一寧既卒閣中尚有五人陳循高穀江淵蕭鎡商輅也循最寵任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得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

質實

明史職官志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正二品王文時為左都御史始以二品入閣考明直閣諸臣表翰林入內閣自解縉始加少保入內閣自楊士奇始都御史入內閣自王文始明朝重冢宰雖內閣歷二三十年不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

吏部尚書亦自文始内閣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者亦自文始于時陳循則户部尚書翰林學士少保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則工部尚書翰林學士少保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東閣大學士且兼五官矣以故體統尊于三公而内閣之望益隆蕭維禎名兆以字行廬陵人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直陳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不實且言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

性命保爵祿之人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輩
謙疏辯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苴其人者廷臣共
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論德勝之
功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內媿疏薦謙子冕詔召
赴京師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
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
以裨軍國獨薦臣子于公議得乎臣于軍功力杜僥
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大恚旣立團營亨與謙共事
亨縱恣謙每裁抑之亨恨甚疏辭總兵不許謙上言
祖宗朝本無總督通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
之宜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不定將任宜專臣見石
亨累奏辭職以臣為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駑鈍使
亨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
亦不允通與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齮齕之而言者
復据摭不已諸御史屢以深文彈劾賴帝力持之謙
畧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遇事有不如

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　視諸選耎大僚勲臣貴戚意頗輕之故憤怨者益衆　謙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興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産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

遣使撫輯畿内山東山西流民

先是五月河南流民復業者計口給食五年至是畿内山東山西逃民復賦役五年

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額森自弑托克托布哈後屢使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尚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

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遣使議乃罷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虜遣使宜敕羣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為請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為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壁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壁議為是使卒不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路壁安福人

癸酉四年春二月以土酋黄玹為前軍都督府同知

勅玹馳驛至京召見便殿以玹有機謀勇畧命治前府事賜第居京師後天順復辟玹間自殺發棺戮其屍捕其子震誅之或云懷獻太子卒玹仰藥死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竑振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不待報輒開倉振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發以振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禮部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竑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而以銀錢絹布麥之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初竑奏淮揚饑帝憂甚及得竑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于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竑功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

亦饑帝命南京户部尚書沈翼賫鈔三萬往振散給
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玆劾翼奉使無狀請以銀易
米備振從之

質實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
沈翼字克敬山陽人

開建寧銀塲

時浙江銀塲既開户部奏福建建寧銀塲與之相連
亦請併開故從之命少監戴細保提督後孫原貞又
奏臣覆視各銀塲親臨各坑見坑路深遠礦脉細微
亦有壓石深泉之處實難開煎伏望仍前封閉俟歲
豐民富時徐
議其事乃罷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為國子生

命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輸粟八百石于
臨清東昌徐州振濟者入監讀書循資出身尋減三

百石以胡濙言遂罷初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既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功作率援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六月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尋釋之

文淵自吏部侍郎進尚書協王直理部事銓選多私御史練綱等言直素行本端為文淵及侍郎項文曜等所困宜按問其罪帝雖宥文淵等然頗以綱為直及是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險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等攻益力并劾旋御史書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文淵素善太監興安聰疏中有囑托內臣語安請帝詰主名時安方用事聰終不敢斥言乃釋文淵命致仕文淵前議易儲嘗言父有天下傳之子

閣臣草詔即用其語後天順復辟或傳朝廷逮捕遂自經死

嘉人 賀實 項文擢字應昌淳安人周旋永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廹脅諸部東蹄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遂自立為汗以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特克紳達罕末曰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給事中林聰以為但勑諭來使不必報書安遠侯柳溥以為宜仍稱太師郎中章綸以為可稱衛拉特王而府部大臣則僉言宜從北俗稱為汗帝從大臣議書稱衛拉特汗賜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徐有貞傾險之徒心術叵測前此南遷倡議祇圖自保身家因而為人指目遷擢久淹乃躁進滋深遂諂附閹臣改名希用不獨詭遇可羞其狡詐尤為可恨鄙夫患失無所不至皆由利祿攖心不復知以義理自處誠無足責獨是景泰既素稔其為人

有貞即徐珵以倡議南遷為太監興安金英所叱久不得遷因諂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諭德時少保于謙方為帝所倚任凡用人多家訪之謙珵屬謙門下士遊說求國子祭酒謙為言于帝帝曰此議南遷者耶為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珵不知謙之薦之也以為沮己深怨謙循揣帝恐珵告珵曰若第更名無為內家習知庶可希進用遂改名有貞及是河決沙灣已六年矣隨築隨決前後遣王永和石璞等治河皆無功璞所鑿新河雖成帝恐不能久令璞且留處置而命廷臣舉一人以專治沙灣衆共推有貞乃擢僉都御史以往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謚懷獻

何改名以後竟為所蒙罔而不之覺且旋加柄用乎

甲戌五年春正月命江淵等撫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上言比年饑饉洊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刼敚衣食路絶流離載塗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為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寛而寃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税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絶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寛賦税節財用戒聚斂却貢

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命閣臣江淵偕平江侯陳豫撫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并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陳弭災之道

三月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賀實孟鑑字克明博野人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以江南北積雪沍寒死亡載道奏請振恤帝得奏即馳勅江淵王竑振淮北而命閣臣文振揚州及蘇常諸府先是正統以來蘓松常鎮四府糧自兑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民以為便後戶部仍徵

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發米振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實折白金按州縣歲賦自起運兌運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事詳英宗正統元年儀銘字子新高密人智之子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錦衣衛獄

先是懷獻太子既卒綸與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將以秋初大舉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畧曰近得賊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秋初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臣草茅時聞寺人搆怨戕戮

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
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
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
倍臣謂陛下方且覲謁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
息瘡痍未復遂生侈心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
自奮厲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
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
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擴天地之量敦
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又
言昔嘗命將帥各陳方畧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
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廣人孺子之計平時尚爾一旦
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
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
即長材屈抑孰肯為言朝臣欺謾若此此臣所以撫
膺流涕為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所
司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

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數日章綸亦疏言復儲并陳修德弭災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授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瞑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及同下詔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方同下獄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帝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

人黃玹獻議易儲不過為逃死計公等遽成之令同等又下獄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當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

質實 安州金置元屬保定路明屬保定府令因之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孟圯閩人楊集常熟人

發明 方黃玹疏請易儲之時景帝遂議立見濟其時如林聰朱英輩夙以亮直表節亦竟不能爭及見濟既卒儲位未定綸與同二人豈不知奏不濟必死然激於忠義遂慷慨不能自已其志洵可與劉球爭烈矣彼分金受餌諸臣當國家大事畏首畏尾曾無所補救殊多愧耳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虐使三衛逼徙其部落於黃河稞納地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格根特穆爾等亡歸請得近邊屯

駐因乞居大寧廢城

于謙以為不可乃止_{質實}奇里瑪舊作乞兒蠻格根特穆爾舊作革干帖木兒

令並

改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塲稅悉納鈔户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户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歉之時興擾民之政從使鈔法通而民已不聊生矣詔蔬果等暫免納鈔_{質實}陳嘉猷餘姚人

九月免蘇松常揚杭嘉湖漕糧

共免二百餘萬石

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額森既弑托克托布哈自立為汗恃其强日益驕恣荒於酒色阿拉為額森知院求為太師曰主人衣新衣辛以故衣賜臣不許阿拉怨額森忌阿拉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其子守西営召阿拉二子從先鴆殺其次子阿拉懼詐言烏梁海盜馬請召還其長子合肄之額森先使賽堪達通二王與俱臨行觴馬中途阿拉長子亦中鴆死阿拉益怨紿賽堪達通前渡川自後率部落三萬攻額森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血在我矣額森無以應約明日與戰退而與巴延特穆爾等議帳中有阿拉故部曲三人事額森久額森不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劔刺額森殺之并殺巴延特穆爾等賽堪王聞變領七千人躡之既知額森死棄衆去為其下所殺而達通王領其人馬

西奔未幾韃靼部保喇者復殺阿拉奪額森母妻幷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衛喇特遂衰額森諸子竄依哈密部衆分散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

質實 按額森既亡數傳至博汗其世次不可考博汗生子曰烏琳台巴丹太師遂統部落是為準噶爾之始 保喇舊作孛來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瑪拉噶舊作毛里孩又博汗舊作孛汗烏琳台巴丹舊作烏林台巴靼今俱改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臣所嫉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等劾聰下廷訊至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

悖至令不寧耳安問何為曰誅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悖也安入告高穀亦力言之聰乃得釋貶國子監學正質實黃溥弋陽人

乙亥六年春正月以江淵為工部尚書

淵在內閣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尚書協理部務衆僉推淵淵欣然不辭屬高穀草奏陳循王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改工部尚書石璞于兵部而以淵代璞

淵大失望

雨木冰

癸酉曉刻四方濃霧既而成霜附木自是日至丁丑凡五日

二月命太監王誠同法司錄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誠會法司審錄之由是得減免者甚衆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韃靼遣使入貢

穆爾格爾遣使貢馬駝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慰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雨徵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命太監王誠姪敏舒良弟玉張永兄孫郝義姪安王勤姪贇俱為錦衣衛帶俸世襲百户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梴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尋復以宋儒程顥十七代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世襲博士奉祀事

質實 朱梴字孟齡朱子九世孫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程克仁程子十七代孫世居嵩縣之六渾周冕周子十二代孫其先道州人熙寧中周子葬母江州子孫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按克仁冕之授博士事在景泰七年五月時又以福建僉事呂昌奏增祀黃榦蔡沈劉爚真德秀于朱文公祠

閏六月兩畿湖廣水

遣官省視振卹

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勢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於是設渠以疏之起張秋金堤之首引而西南百里踰范曁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堤以

為固外恃梁山泊以為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栫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建閘於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而穿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決口始塞阿鄆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云有貞之初築決口也下木石則皆若無者有貞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吾有以制之矣乃鎔

鐵下之不移時而決口塞有貞事竣還帝厚勞之尋復命廵視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奬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質實按有貞疏上三策一置水門畧曰臣聞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禹鑿龍門闢伊闕為疏導計也故漢武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疏汴河踰年著績令談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支河畧曰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有利無害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廣濟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其

一則濬運河請復陳瑄舊制置撈淺夫挑深河道以利漕運沁河源出沁州沁源縣東北羊頭山西南流合水峪河又西南流合濩河又南流逕縣東又南流合青龍河又西南流合西川河又南流合大南川又南流入平陽府岳陽縣界范縣春秋晉范武子采邑漢置范縣明屬濮州　本朝雍正十三年改屬曹州府金隄在今東阿縣平鎮南連壽張縣界參差隆起延亘鄆濮俗稱始皇隄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即此澶淵在今大名府開州西梁山泊在今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梁山下久湮廣濟渠西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至于范濮以達河沁渠口即通濟閘也八閘在今東昌府龍灣及魏家灣迤南阿鄄曹濮謂東阿甄城曹州濮州也東阿漢縣後漢分置穀城縣北齊廢入東阿明洪武八年移東阿縣治于故穀城屬東平州　本朝雍正十三年改屬泰安府鄄城隋縣明洪武初省縣入濮州故城在州東二十里

發明 沙灣之決在正統十三年維時陳留大水漲夏決金村黑洋秋決新鄉入柳樹口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由是壞運道東入海而徐呂二決遂淺澁理其事者先後如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彭誼趙榮輩竭力修治而沙土易壞隨築隨決迄無成功有貞獨建三策用疏而不用塞會是時黄河亦南趨徐呂下流日有漸殺之勢可謂因利集事頗有貞以河決改名詭進始得仔肩其事詐以取功何足尚哉

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盛杲杜宥黄讓羅俊汪清以災異頻仍請罷齋僧輟游宴止興作寛直臣之因疏入帝不懌未幾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遂黜敬等為典史

質實 倪敬

景泰淺視英宗并易其儲嗣徐正以奸人竄伺遂公然請出居沂州其迎合揣摩殊為逢君長惡景泰于廖莊等之建言既嚴刑以逞復用高平代樹之說其

字汝敬無錫人杜宥江陰人黄讓蕪湖人羅俊安福人汪清固始人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於闕下謫為驛丞復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獄同死綸仍錮獄

先一年莊在南京疏言臣曩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令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搉治道歲時令節命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讀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及是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綸死而復甦繫如故是年刑科給事中徐正請間言

猜忌險刻幾不留餘地何獨于徐正而反加以深譴蓋自南宮退處朝謁關如其猜無殊于禁錮推景泰之心以為近在闕廷易于防制若出就外藩則舊主名存衆望未絶不能無意外之虞深嫉正以說辭作說故一聞言即不勝驚愕且繼之以怒也

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不宜居于南宮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絶人望别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命謫遠仕已復得其淫穢事遂謫戍鐵嶺衛又御史高平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至天順復辟後正平皆伏誅贈同大理寺左丞釋綸于獄命內侍檢綸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語帝嗟嘆再三擢禮部侍郎

質實 定羌城在河州南九十里廖莊字安止吉水人按明實録莊上疏在五年七月鍾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徐正吳江人高平里籍未詳

濬京師城河

論者每以正之譎戌謂可减景泰貪位忘君之罪又或謂其猶此以淪悲沾名不知景泰自襲位以後久已倒行逆施本末顛惜人言安得天良忽動必統觀前後以誅其心始無適情耳

備兩潦也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巖煠既廢其家人蒙能竄入苗中為亂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新化銅鼓諸城官軍屢衄不能克至是帝命瑛為平蠻將軍尚書石璞總督軍務率京軍討之時諸苗酋多與能相應合衆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以火鎗擊能能被鎗賊舁還寨而死餘賊沉坳武岡分陷藕塘諸寨勢尚熾已而瑛進駐沅州分三道一自清浪一自平溪一自鎮遠會于賊境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蒙能餘黨以次平

質實 新化明守禦所今為長官司屬黎平府銅鼓明衛今為錦屏縣屬黎平府平溪明衛今為玉屏縣屬思州府清浪明衛今為清溪縣屬思州府

丙子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

諡肅孝

三月天鼓鳴

辛巳夜無雲西南方有聲如雷

夏四月彗星見

彗東北見於胃其光芒或長數丈或長丈餘自是月至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又復見於畢宿

五月勅內外羣臣修省

以星變故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河決開封

時河南大雨決開封河南彰德三府田廬渰沒無算

秋七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水

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高地丈餘

以工匠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匠官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大臣子弟果文學優裕固不妨以科目進身而既與選場得失惟當靜聽若其才本不堪錄取則見斥更屬至當尤當安命而守分乃王文陳循以其子被黜切齒考官搆成其罪雖臺垣清

裁冗官

帝以官多擾民勅吏部等議裁革于是省參政三參議二副使五僉事二同知以下一百五十餘員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

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是秋文子倫循子瑛應順天鄉試被黜文循搆考官劉儼黃諫欲殺之臺省譁然高穀言于帝曰大臣子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覆閱貢士卷有優于倫瑛者有相等者有不及者勉徇二人意命其子一體會試而心薄之于是六科給事中言宋范質為相其從子求遷秩質作詩戒之韓億之子維舉進士以父執政不就廷試方之陳循王文賢不肖何如也況應試者千八百有奇而中式者百三十五人倘一概援例求進是壞科目之制矣循

譏同列建言槪不之恤必待命官覆閲令其子得與會試而後快心景泰雖薄其人而不能不徇其請紀綱既已蕩然而二人之任私意而蔑朝章恣横實甚以凶險濟其貪鄙其惡豈特蠧斷之賊丈夫哉

等所行非悖乞正其罪詔姑貸之　　儹賫劉儼字宣化吉水人黄諫字廷臣蘭州人

追謚宋丞相文天祥侍郎謝枋得

從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之請謚天祥曰忠烈枋得曰文節

冬十月振江西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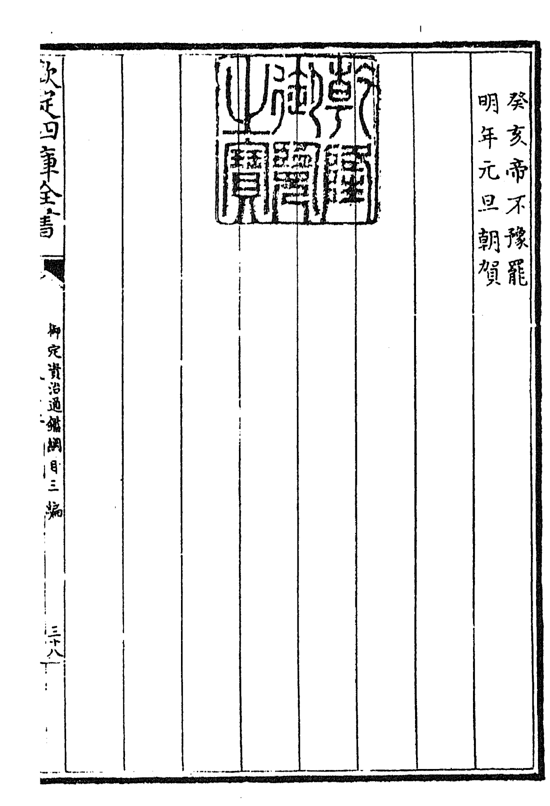
十二月振畿内山東河南水災

免被災税糧並蠲逋賦

是年凡免天下税糧計米麥二百四十五萬四千二百餘石

帝有疾

癸亥帝不豫罷
明年元旦朝賀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馮敏昌

謄録監生臣李馥香

羣臣揣測宦官意指遂共議建儲其為碌碌固人概可想見至有貞議請復立沂王他日復辟之謀機已隱伏王文則云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起丁丑明英宗天順元年盡甲申明英宗天順八年凡八年

丁丑　八年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　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許

帝不豫儲位未定中外憂懼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為太子議于朝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于是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乃更建為擇笑曰

焉知誰屬猶是賜金時故智膠結于中可見彼此各懷私意何曾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舉筆更建為擇且昌言吾帶欲更寵利營心惜不為怪大臣鄙謬若此尚得謂其有人心者乎

英宗北狩蒙塵本為奸璫所誤返國而不聞返政景泰之篾君貪位實非人情天理所安則羣

吾帶亦欲更也疏進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時羣臣見疏中有早擇元良語遂喧傳文與中官王誠等謀名取襄世子云

質實 景泰八年為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按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令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左順門燕史明制午門居中向南者曰皇極門即奉天門也左曰宏政門即東角門也右曰宣治門即西角門也向西曰歸極門即右順門也向東曰會極門即左順門也襄世子襄王瞻墡子祈鏞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

臣思戴英宗固為合于大義第景泰病已危篤神器豈能懸而無所歸舍英宗又將誰屬使能靜俟火時廷臣共迎復辟寧得謂非名正言順乃徐有貞石亨輩邀為奪門之計行險徼功不顧其主之躬冒危禍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居況有貞前倡

先是帝與疾宿南郊齋宮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及太監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等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徐元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徐有貞字也亨軏遂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得審報乃可亨軏去十六日夜亨軏與吉祥矯太后制復會有貞所軏曰報得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相密語人不聞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利不成門族禍歸人不歸鬼矣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啟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入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合聲請登位乃揮兵士進輦皆驚

南遷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舉止圖一已勳封並非繫懷君國且藉手以洩私忿屠戮忠良有貞方自負不世功臣不知實千古罪人耳

戰莫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具職官姓名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開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官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方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上皇御文華殿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名陳循等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即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質實

南郊齋宮在正陽門外圜丘之西前正殿後寢殿傍有浴室四圍墻垣以深池環繞之東西懸太和鐘每郊祀候駕起則鐘作登壇即止禮畢升駕又聲之張軏祥符人河間王玉之子定興王輔之弟陳汝言達

景泰襲據大位自爲千秋公論所不容英宗既已復辟固不妨

閣衘

人

以太常寺卿許彬大理寺卿薛瑄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帝自衞喇特還彬至宣府奉迎帝命草諭羣臣勅遣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于帝及是遂與瑄同入閣帝聞瑄學行數名對于便殿所陳皆關君德帝甚重之

改元大赦

告即位于宗廟陵寢詔天下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四年民物康阜衞喇特之變朕念宗社生靈親率六師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守之位皇天悔禍寇賊

包荒以示大度沉據事宣布曲直自明何必詈口肆譏語傷忠厚乎總由有貞欲自暴其功故于此詔及廢邸王制皆詆之不遺餘力小人務逞其私而罔顧朝廷大體即此可覘奸邪心術矣

萌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為幽閉之計旋廢皇儲妄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絶諫諍愈益執迷殄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今月十七日朕為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請命于聖母皇太后祗告天地社稷宗廟復即皇帝位其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詔

辭徐有貞所撰也

録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還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耶帝不應後給事御史皆劾安與王誠舒良

等為黨逆宜同罪帝宥之但罷其司禮監職時中官坐誅者衆安僅獲免云禮側注武觀河間王玉次子執之兄也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辨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俱壯謙笑曰亨等意耳辨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意欲二字傅會成坐謀逆律當寘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薛瑄力言

于帝乃減一等改斬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有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所舉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請榜謙等罪示天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云謙性忠孝才畧開敏自遭寇變忘身憂國敵先後入犯卒不能逞保全社稷皆謙功也為有貞及亨輩所嫉遂及于難死之日陰霾翳天朝野寃之指揮多喇者本隸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痛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慟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始歸葬杭州逵故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者也謙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鐍鑰甚固啟視則皆上所賜蟒衣劍器諸物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帝既而悔之也

質實 吾豫開化人多喇蒙古降人陳逵六合人多喇舊作朶兒今改

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為民

徐有貞既入閣欲盡攬事權遂佐石亨輩撼去諸閣臣循雖素有德于有貞亦弗恤也先是王文等請建東宮景帝不允王直胡濙將繼奏請復立沂王為太子推輅草疏以日暮未及上而亨已迎帝復辟疏竟留禮部侍郎姚夔所帝即位復名格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不悅亨與有貞嗾言官劾循等朋奸遂幷及輅下之獄輅上書自愬言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及是與鎡並斥為民而戍循淵于鐵嶺衛

質實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時王竑巡撫江北改浙江參政石亨張軏輩追論竑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于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命還河州

直之言惟以優游林泉為樂益亦工于自謀者跡其長吏部凡十四年當去未蒙塵景泰龍發皆親歷其事直雖未入參政府而身為六曹之長視國故頻仍漠不動念初未聞其出一謀發

勑有司善視之

賀實　江夏隋縣明為武昌府治令因之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直年七十有八濙年八十有一皆以老乞休並賜金幣給傳歸　直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紀注之事多出其手游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長吏部凡十四年既告歸時從諸佃僕耕蒔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嘆曰曩西楊抑我令不得供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令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濙節儉寬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在禮部久表賀祥瑞以官當首署名人因謂其善承迎歷事六帝立朝垂六十年及歸有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樂一室遂明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

一慮依違苟全已乖大臣竭忠奉國之義乃以幸免遂賜之行為得計且舉以貽訓子孫不亦鄙哉

殺昌平侯楊俊

俊初守永寧懷來聞額森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毋輕納及駕還又言是將為禍本至是張軏與俊不協言于朝遂徵下獄坐誅

質實 永寧城在今延慶州東四十里明永樂中置永寧縣尋于縣置衛今並廢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遂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掌監事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帝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帝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

英宗之言總因為己私意而發不但不合出諸天子之口實令人鄙笑耳

者嘗復辟也
至是果驗

罷團營

初范廣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亨所為不法其部曲多貪縱廣數以為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高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幣給驛舟以歸　穀為人清直持議正王文由穀薦擢穀數請解機務不許及穀既去位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居四年卒年七十穀位至台司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
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尚書

殺都督范廣

景泰初張軏自貴州征苗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泰宥之乃銜謙既奪門復辟與石亨首謀殺謙謙素信任范廣軏與廣不相能于是誣廣黨附謙為逆謀立外藩并論殺之籍其家　廣既被軏譖死明年春軏早朝還途中為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也遂驚悸得暴疾及歸家月餘而卒

郕王薨

謚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殀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帝欲以汪妃殉李賢曰汪妃雖嘗為后即幽別宮況妃無子所生兩女皆幼尤可憫帝乃已以妃唐氏等殉葬　尋沂王復儲位雅知汪妃前諫易儲事請

于帝遷居舊王府得畫𢹂宫中所有而出與周太后相得甚歡歲時入宫叙家人禮性剛執一日英宗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安在桓言當在汪妃所英宗命索之妃投諸井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耶後有周太后言妃出所攜鉅萬計英宗命撿取之立盡　實

后英宗妃憲宗生母也昌平人

明史贊曰景帝當倥傯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以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乃汲汲易儲南内深錮朝謁不許恩誼恝然終

于與疾齋宫小人乘間竊發事起倉卒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内帝視彬同骨月也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叙患難時事歡洽如故

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太子廢立益六年矣至是復立為皇太子

封子四人為王

見潾德王見澍秀王見澤崇王見浚吉王質實見潾初名見清景泰三年封榮王至是改封初國德州後改濟南成化三年就藩見澍英宗第五子母高淑妃生于南宮成化六年就藩汝寧越二年卒無子封除見澤英宗第六子憲宗同母弟成化十年就藩汝寧舊秀邸也見浚英宗第七子德王同母弟生于

南宮成化十二年就藩長沙

下大同巡撫年富于獄既而釋之

時草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石彪以私憾劾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袪奸帝曰此必彪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論問官從公鞫事果無驗乃釋之令致仕

質實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訛為年景泰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富一意振飭袪奸石亨等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入邊多所乾沒富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又劾石彪等罪以是彪銜之明年以廷臣薦復起用

韃靼保喇寇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迤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獻否惟爾第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歿犯寧夏參將种興戰死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寇勢益熾邊警迭聞帝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默然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輒敗時飾小捷以聞

質實

吳瑾蒙古人允誠孫克勤子土木之變瑾為後拒被寇執逃歸嗣侯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

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墡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瞻墡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郕王監國急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比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內瞻墡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誣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墡尋于宮中得瞻墡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名瞻墡比二書于金縢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墡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望省刑薄斂帝拱謝曰謹受教諸王自谷府變後來朝久不許矣至是乃特行之四年復入朝六年又名以老辭歲時存問禮遇為諸藩所未有

英宗遣官分路振濟未嘗不猶

發明 于謙王文之死有貞輩誣以謀立外藩英宗遂疑其屬意瞻墡及得襄王書比之金縢嫌疑頓釋來朝禮遇特隆始終無間亦當悟獄詞迎立之誣而謙文之寃死矣奈何甘受奸邪之誣罔而始終不為之辨雪哉

釋河南按察使王概于獄

概初亦以被誣下獄會襄王入朝言于帝曰臣過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概賢以誣逮詣獄願皇上加察帝立出概命為大理寺卿(質實 王概字同節廬陵人)

振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振北畿命都御史林聰振山東帝恐瑄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黄仕儁繼往聰屢請發帑

恤民隱及林聰屢請發帑即應力予施行何必更召大臣入議而有貞輒倡言沮撓善政實不知其是何肺腸至里胥乾沒固不能保其必無但不知責成有司以察槩釐奸使窮簷均沾實惠而徒患奸胥之逐逐竟忘百姓之嗷嗷鼓非李賢力持大體

帝詢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振濟徒為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廢食也帝卒從賢議

質實 周瑄字廷玉陽曲人 黃仕儁四川富順人

五月柳州千戶盧忠太監高平伏誅

初忠為錦衣指揮誣告南宮太監阮浪傳帝命結内使王瑤圖復位徼商輅解帝幾危及是遣人收忠及平磔之市 平實與忠合謀者也

彗星見

是月見于危芒長五寸指西南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楊瑄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羅綺

錢至澤不下逮若有貞誠所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初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宮不許瑄與同官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已及是䘏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先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報讐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之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論瑄鵬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

官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凡三十六人　質實給事御史調外三十六人

按明史楊瑄傳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為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為知縣尋以災變得不調皆復原官張鵬字騰霄淶水人楊瑄字廷獻豐城人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鉉臨安人

發明　英宗復辟以後舉措皆出于己私若盧忠高平之收碟于市猶曰以誣王瑤之罪罪之固忠平所自取耳至楊瑄之劾曹石凡嘆其為真御史張鵬等之疏糾冒濫亦未嘗不悟其非誣而卒下瑄鵬諸御史于獄且逮坐九疇等論死遣戍幾若出于不得不然者固由曹石之簧鼓噂沓而實本英宗有己之一念成之是碟忠平者為其禍己也逮鵬瑄者為曹石之有德于己也刑賞以公天下而悉以私意行乎其間宜紀綱之顛倒若是哉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倖圖爵賞朋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戶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譖而疏外有貞輾轉意移茫無定見益致羣小逞其伎倆紀綱所在豈宜假手于人閹臣

六月下徐有貞李賢于獄

有貞為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且微言其貪橫狀帝亦為之動楊瑄奏劾曹石侵佔民田帝問有貞及李賢皆對如瑄奏有詔獎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構有貞時帝方眷有貞嘗屏人密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曰安所受此語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會張鵬獄起亨吉祥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並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勳舊遂並下獄

貿實

曹石石亨曹吉祥攬權恣肆當

時謂之

曹石

果圖擅威權即當宣示其罪以申明罰乃授意言官令其糾劾不幾如同列之相傾軋乎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殿東吻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甚大木盡拔雹深尺餘欽天監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綺廣西參政九疇江西布政司御史周斌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戍遼東賢未行以尚書王翺薦為吏部侍郎瑄鵬就道尋遇赦還或謂二人當詣曹石謝二人不可乃復戍南丹貿實按御史十二人為周斌盛顒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郃銅鄭冕陶復俱為知縣其餘當調者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為州判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為知縣南丹衛名隸廣

西慶遠府今置南丹州屬慶遠府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入閣預機務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詭言媚色徇人　原字逢源秀水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翺以正薦帝亦素知其名召對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逆見色喜既登陛

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强仕畿縣人又吾所取士令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會石亨張軏進見遇之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令日自擇一閣臣問為誰帝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為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

賀實

岳正字季方漷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進以原官入閣

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內侍書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己敕羣臣修省

許彬罷

岳正以曹石恣橫擅權欲防其漸立意未嘗不善但披陳前席

彬性坦率門下多浮蕩士及參政後欲謝客客競騰謗且為石亨所忌竟不安其位出為南京禮部侍郎甫行貶陝西參政旋乞休去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内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名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横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令一斷以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為帝親拔益感激思自効甞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

先以用計離間為言于讓論嘉謀皆無所當及既承密旨自宜開誠切戒以庶幾稍遏邪心乃惟持微詞相構使為奸倖所輕兼失大臣處事之體且正果知二人之終將謀叛尤當定計誅鋤以杜後患何轉欲保全終始曲示主恩用意亦太左矣正因

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内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為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為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且曰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泣請死帝内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之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己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漷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所劾

此遂為奸黨所誣陷謀之不臧適成其為迂儒之無用耳

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拲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拲劉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

質實

岳正復為尚書陳汝言所劾按明史岳正傳正嘗極言陳汝言小人令既為尚書可用盧彬為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相齮齕兼其隙可並去之帝雖不納汝言怨之及正謫留家月餘汝言令巡校言狀并劾正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戍邊或讓正以未信而諫正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予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為像贊述帝前語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盜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踈欲以縱橫之術離間權倖反為所噬人皆迂而惜之杜清時為都督出石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木掌兵權語蓋言杜也亨誅清亦流金齒

大赦以承天門灾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為之遂追執有貞于德州并士權下詔獄時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承亨等意痛加搒治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會承天門災肆赦亨等猶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禪為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法司法司鞫于庭士權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耶及獄具謂有貞不能感恩報德乃敢玩法欺公詐為制文竊弄國柄罪當棄

市為人臣欺罔戒帝以犯

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質實

馬士權秦州人博學

有氣節與有貞厚故

亨輩連逮之有貞初出獄時捬士權背曰子義士也

他日一女相托有貞自齒歸士權時往候之絕不及

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人是以

薄有貞而重士權門達豐城人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初景帝監國時以修撰入閣尋丁母憂力辭不允明

年兵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帝命供事翰林院

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名見仍命入閣閣臣為帝親

擢者時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名賢

獨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

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

初土木之難言官劾振擅權誤國或有言其在衛喇特為敵用者振坐族誅帝復位振黨言之帝大怒謂振為敵所殺朕乃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帝猶念振不置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王振初因英宗寵任擅竊威權毒流朝右已不容誅及逞私意慫恿北征以致覆軍僨事危陷乘輿使其身尚存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復何足憫念之有乃英宗為之立祠賜祀崇禮有加實出恒情好惡之外且振之奸惡而祠額反以旌忠為號是非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其無罪久繫欲釋之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即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嫁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

顛倒甚矣

帝復辟後吉祥以司禮監總督大營養子欽從子鉞鐸鏞皆官都督至是欽進封昭武伯

戊寅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婪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筭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既而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名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質實言官劾汝言按明實録時六科十三道劾汝言受總兵官楊能石彪等賄賂不貲專擅選調其弟琰理殊無功次冒升鎮撫與都指揮盧旺結為心腹僭居駙馬第宅私役工匠千餘人造舍違式及諸不法事請正邦刑廷議汝言及旺當斬琰理罷職能等當究治上命固禁汝言及琰

理旺充軍能
等姑宥之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㸌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尚寶司少卿錢溥謁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誰敢提兵入禁令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會汝言敢未及行至是問李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明代宮闈徽號自此始　尊質

錢溥字原博
實松江華亭人

二月罷雲南福建浙江銀場中官市雲南珍寶

司禮監太監福安奏雲南福建浙江舊有銀礦悉令採辦煎銷上納京庫近年或採或止國用不足請如

舊制遣官開場煎辦又請内官于雲南等處出庫收買黄金珍珠寶石從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殿閲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明史職官志左春坊大學士左庶子左諭德各一人左中允左贊善左司直郎各二人左清紀郎一人左司諫二人右春坊坊亦如之司經局洗馬一人校書正字各二人詹事掌統府坊局之政事以輔導太子少詹事佐之凡入侍太子與坊局翰林官番直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前期纂輯成章進御然後赴文華殿講讀講讀畢率其僚屬以朝廷所處分軍國重務及撫諭諸蕃恩義陳說于太子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官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程信葉盛李秉巡撫遼東西廣大同質實

程信字彥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李秉字執中曹縣人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其專擅帝尋召還以譖下獄斥為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己重謀于李賢賢或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曹隆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對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名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義高特行徵聘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犬馬疾束帛造門臣慙被殊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閑不必辭賜文綺酒牢

吳與弼累薦不起幾于高自位置及此而應命入京祇以敕書崇重之故雖非效終南捷徑而擇官而仕利祿之見究未盡除

況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平安有一躡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是仍以高官顯爵為重而況薦剡本出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瑣綴録之詆蛾而謂之出處純潔實不然矣

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時帝眷良厚而與弼再三辭疏稱學術荒陋苟冒昧狥祿且必曠官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授職令賢諭意與弼留京師二月遂以疾篤請賢終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謂勅書崇重聘以伊傅禮意當大用而以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不受賢為言于帝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賚銀幣復遣行人送還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

上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事

質實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録慨然向慕遂罷舉子業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録不下樓者數年正統景泰間屢薦不起歎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至是徵至朋與弼初至李賢以賓師禮事之推之上座編修尹直至令坐于側直大愠出即謗與弼作瑣綴録以議之言與弼為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又布衣陳真晟

于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歸聞與弼方講學欲就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石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顧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為之與弼歸知府張璝謁見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諜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始遣還與弼知非弟意友愛如初元禎不知始末遣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語與弼應聘之拾議猶宋儒楊時也成化五年與弼卒年七十九學者稱康齋先生伊直字正言太和人陳真晟字晦德漳州鎮海衛人自號漳南布衣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張璝番禺人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

嚴自宮之禁

初石亨等收留自宮之人至是乃自首其大名等府金吾等衛軍民人等凡自宮者亦各自投首帝俱宥

廷臣黨比當時
罔不能免誠使
權不下移復于
事之是非人之

其罷發南海子藝蔬　賢實南海子即飛放泊在大興縣南永定門外二十里元史兵志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遊豫之度謂之飛放方輿勝覽下馬飛放泊在大興正南廣四十頃又北城店黃堠店俱有飛放泊廣三十頃明一統志南海子舊為下馬飛放泊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帝諭李賢彭時呂原曰朕欲覽天下輿圖之廣我文祖太宗嘗命儒臣未究厥緒景泰間雖有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尚折衷精要繼成初志于是命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僉事逯杲俱得幸而杲更强鷙帝尤委

邪正隨時精察而整飭之自不慮羣下之分朋植黨英宗欲知外事而寄耳目于錦衣實為非策若以臣工皆不足信豈官校輩轉可信乎刺事之端一開而門逹遂杲遂事生風相繼為虐轉致貨賄公行入雁茶盡未幾而錦衣獄舍至不能容復為增

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求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貨實逯杲安平人

十一月免山東秋糧

免濟南東昌兗州青州四府所屬被災秋糧共五十一萬一千三百餘石

己卯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總兵官石彪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搴其旗封定遠伯既而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入犯安邊營彪與延綏總兵官彰武伯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復大敗之

廓而英宗懵然不悟其非如是而欲望政治清明其可得乎

生擒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為西北戰功第一都督僉事周賢都指揮李鑑俱歿于陣捷聞進彪為侯彪既屢立戰功與亨貿寶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貿寶安邊營在

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令以新營并入舊營設都司駐守周賢滁州人中流矢死

贈都督同知巴圖王

舊作把禿王今改正

二月採珠廣東

遣御史呂洪同內官往廣東雷廉州採珠從太監福安奏也貿寶廉州唐置元路明府令因之呂

洪平陽縣人

葬太監曹吉祥宅

吉祥以奪門功得帝寵遂幸其宅時有百户李成者善諛稱沭狐狸隨遊北有功擅入内府求陞職帝怒命錦衣衛鞫之指揮僉事哈銘與額森特穆爾謀欲脱成罪伺帝幸吉祥宅乃報額森特穆爾先期往候比至奏言成有功監禁已宥帝問知事由哈銘命錦衣衛監之後録奏罪因乃降銘副千户調發貴州衛差操

質實　貴州衛在貴陽府治西隅明洪武中置令廢　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

發明　人君幸臣工第史策每艷稱之以為榮遇然亦不僅見也閹寺之徒豈能邀帝臨之盛典吉祥與養子欽統領兵權家多藏甲不一二年後即有逆謀英宗懵然罔覺尚欲幸其私宅觀哈銘等預期伺謀則知臨幸其家者非一日矣土木之役亦以王振志在邀駕榮其鄉里致罹奇變困心衡慮之餘猶尚出此耶

夏四月南和侯方瑛大破東苗

東苗干把豬等僭號稱王攻都勻諸衛命瑛與贊理軍務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四道擊之瑛圭兵進青崖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參將劉玉進穀種參將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合攻石門山賊退據六美山翁受河復會兵大進生擒干把豬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二千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瑛曉古兵法嘗

質實東苗即白苗在貴陽府貴工練兵法及陣圖老將多稱之

筑龍里諸縣界青崖一曰青巖在貴筑縣南五十里牛皮箐形勢狹長橫亘于台拱八寨古州丹江都江青江六廳之間東西綿長一百四十餘里南北寬三四十里周圍統計三百六十餘里今有屯田隸貴州丹江通判穀種寨在湖廣綏寧縣西境鬼山六美山皆生苗之地與貴州接境石門山在貴筑縣東六十

里翁受河一曰甕首河在貴定縣南大平伐司東南二十里白圭字宗玉南宫人劉玉字仲璽磁州人李震南陽人

六月復命巡撫官以八月集京師議事

命戸部移文各巡撫以地遠近分年赴京議事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陜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戸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勑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

復辟正也而奪門之名則非正

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鐵榜例治罪〈質實〉鐵榜明史宦官傳太祖嘗鑄鐵牌置宮門曰內官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法司再鞫彪言初為大同遊擊以代王增祿為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置重典帝命錮彪于獄罷亨閒住絕朝參〈質實〉代王代隱王仕壥也仕壥簡王桂之孫正統十一年桂卒其世子遜煓先卒十三年以仕壥嗣封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乃英宗竟居之不疑皆由小人欲以此邀功而英宗亦從而歸德遂不復留其詞之順逆李賢侃侃數言實為中理其有裨于啟沃良多然賢既知位為英宗固有當景泰時何未聞舉此意密行規勸耶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字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時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指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今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詔霜降後録囚著為令

每歳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録重囚謂之朝審遂為定制

庚辰 四年春正月石亨以罪下獄二月亨瘐死石彪伏誅

逯杲奏亨怨望逾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貲未幾亨瘐死彪及後並僇于市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名必假事以進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帝問曰此何人亨曰此千戶盧旺彥敬臣有機密事必與謀如迎請復位其功實多乃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干請無虛日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亨每見出必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衆以為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以貲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朱銓龍文輩俱以賄被擢也既以宿怨殘害忠良大獄數興廷臣側目大權悉歸于亨亨預政事所請或不從艴然見于辭色久之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非宣名毋納總兵官亨燕

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亨猶不悟恣横如故初帝命所司為亨營第既成壯麗踰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吳瑾侍側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誰僭踰若此帝頷之逯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往往伺亨所為以報而亨竟不知從子彪本以戰功起家不籍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為天下精兵處權傾人主羣疑其有異志故遂及于禍

贊

實按明紀事本末瞽人童先者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令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堤以絶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及保喇寇延綏帝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亨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會彪敗罷亨而亨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工告

變逮治之據此則亨不軌之謀乃其家人所發而明史亨傳以為梟奏存考翔鳳樓在南內龍文泰和人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徵天下逋逃工匠

凡三萬八千四百餘名命吏部銓官二十員分往督捕之

淮水決沒軍民田廬遣使振䘏

鳳陽府自五月連雨抵七月淮水溢決壩埂沒田廬甚多事聞命加意振䘏所決城壩以漸築之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尋貶衡州府
知府
翁世資字資甫莆田人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不敢出保喇直抵鴈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威遠衛名在大同府城一百八十里代州秦為鴈門郡隋置代州明初改代縣後仍為州屬太原府令升隸州忻州秦屬太原郡隨置忻州明屬太原府令升直隸州倒馬關在易州廣昌縣南七十里東南至定州二百五十里李文西番

人　瑪拉噶舊

作毛里孩今改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歸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為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名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

（質實）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辛巳　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之

葉盛奏廣東珠池經二次採取令珠螺稀嫩須暫停緩方得長大況雷廉等府州縣夫蛋累被廣西流賊刼殺必須大兵寧靖人力寬甦之日方可採撈帝命戶部議行

免山東被災稅糧

免山東糧二十四萬餘石

三月免蘓松常鎮被災稅糧

免蘓松常鎮四府糧五十三萬餘石

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會廣西軍勦猺獞悉破之

震從方瑛平貴東苗千把豬瑛卒即以震充總兵官鎮湖廣貴州初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偽稱唐太宗後擁衆萬餘僭王號建元武烈剽掠遠近震進擊大破之添保遁入貴州鬼池諸苗中復誘苗作亂震擒送京師伏誅至是進勦猺獞皆破之長驅至廣西會總兵官大克諸猺前後俘斬數千人貲寶

逯杲敢以閹門曖昧之事誣蔑宗藩其虛實是非不容中立既以往勘得白即當治杲以反坐之條庶可以懲欺罔僅爾加以怒責姑息已深及杲廻護前非

李天保
麻城人

夏五月免河南被災秋糧

免河南糧二
十六萬餘石

殺弋陽王奠壏

初逯杲聽訶事者言誣奠壏烝母帝令奠壏兄靖王奠培具實以聞遣官與杲按問奠培奏無其事杲按亦無實帝怒責問杲杲懼乃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舁尸出大雷平地水深數尺人咸以為冤

質實弋陽王奠壏寧獻王權之孫

下南雄知府劉實于獄尋死

妄行執奏尤當窮究以核情偽乃竟偏聽杲言不復詳鞫輒以捕風捉影之獄枉坐無辜英宗庇惡失刑杲益得横行肆毒宗支且蒙其害則其他之寃濫者又可勝詰乎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質實南雄宋州元路明府令因之劉實字嘉秀安福人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

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凉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剽掠官軍莫敢攖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之未行而曹吉祥之亂作

質實莊浪衛本唐凉州地明洪武中置衛尋改守禦所永樂中復置衛令設莊浪營參將隸凉州鎮馬昂字景高滄州人

彗星見

戊戌夜見東方光芒長三尺餘尾指西南庚子丙午夜復見至丙寅夜始滅

曹石皆以奪門事倖功于寵漸至威福自專英宗雖厭其驕橫而不能制已為優柔寡斷且令亨叔姪表裏握兵柄吉祥屢出監軍遂使將卒私門家多藏甲幾于教猱升木釀禍尤深矣亨彪雖叛跡未著然犯嫌微而招貨賄罪已當誅早除之故不至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欽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師還蓄于家故家多蔵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達官亦恐吉祥敗而已隨退黜也皆願盡力結為死黨千户馮益景泰間請從上皇于沂州復辟後以吉祥請得不誅因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欽有家人百户曹福來者得罪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别遣家人尋獲至家私掠死為言官所劾帝令指揮逯杲按之且降勑徧諭羣臣毋自専干憲典欽驚曰前降勑遂捕石將軍令復爾殆矣反謀遂决使其黨掌欽天監太常寺少卿湯序擇是月庚子昧爽欽擁兵入廢帝而已以禁兵應之

滋蔓吉祥則竟
肆異謀吽唆為
亂雖戕及朝臣
旋即身伏斧鑕
所謂變速而禍
小醜二人惡貫
既盈天故奪之
魄而促其敗非
逯杲之伺按果
能濟事也

誅定欽名諸達官夜飲時懷寧伯孫鏜奉詔西征將
陛辭是夜與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事
敗逸出走告瑾趨告鏜從長安右門隙投疏入曰急
變即達御前遲則用軍法斬鏜與瑾俱拙于書惟曰
曹欽反曹欽反帝得奏急縶吉祥于內而勅皇城四
門京城九門閉勿啟欽以亮逸知事泄中夜馳往逯
杲家殺杲所傷李賢于東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
我也逼草奏釋已罪亡何又執尚書王翺賢乃就翺
所索紙併草疏乃獲免欽又殺都御史寇深于西朝
房遂率衆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折河
壖甎石塞諸門賊往來吽呼門外鏜遣二子急召西
征軍大呼曰有獄賊反獲者得重賞西征軍奔集至
二千人鏜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能殺賊者必
賞遂擊欽欽走攻東安門瑾將五六騎覘賊猝與遇
力戰死欽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大熾賊不
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鏜勒兵逐欽鏜子砍欽中

騁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奮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于市湯序馮益及姻黨皆伏誅馬亮以告反授都督進孫鏜為侯李賢王翺進太子少保封吳瑾凉國公謚武莊贈寇深少保謚莊愍將士陞賞有差以擒賊詔示天下大赦

質實

沂州 後魏置北徐州周改曰沂州明屬兗州府 本朝雍正二年升直隸州十二年升府寇深字文淵唐縣人永樂間為庠生其鄉人有謀不軌馳京師告發得為國子生正統中以右僉都御史鎮守四川松潘以功陞左副都御史景泰二年名還復命提督遼東軍務英宗復辟陞左都御史初亦阿事曹欽父子已而疏之故及于禍

免南畿被災稅糧

免應天等府糧五十九萬七千七百石有奇

求直言

詔曰凡朝廷得失生民利病百僚貪暴奸邪近侍風憲職皆當言近多嘿嘿畏避權勢今後無諱不當者亦不罪焉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没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乘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數計

賨周王周定王橚之孫懿王子堂也天順元年襲封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孫鏜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詹昇齎勅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明年白圭王竑巡邊遇敵皆敗之時穆爾格爾與保喇相仇殺未幾穆爾格爾死衆共立其子蒙古勒克埒青吉思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擅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壬戌巳時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至東南方止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六年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稅糧

顏彪奉命討賊濫殺冒功賊黨未盡勦除而平民轉罹其害功實不足以償罪且賊不久即發則其自謂所向皆捷又安知不出于粉飾乎至陳涇分鎮梧州

免河南開封等五府所屬四十州縣去年被災秋糧二十八萬四千餘石

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猺破之

自元年春大藤峽猺為亂兩廣苗猺撞蠭起廣西殘燬殆徧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梧潯所向皆捷而彪多濫殺冒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明年賊夜薄梧州城時總兵官陳涇駐兵城中會議調兵賊三更駕梯入涇不覺賊遂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殺死無筭大掠城中執副使周璹為質殺死訓導任璩有致仕布政使宋欽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為賊害賊聲言官軍莫動動則殺周副使涇擁兵自衛不敢發一矢縱賊出城而與講和賊亦尋遣璹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騎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

質實大藤峽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西北潯州之境

當賊入州城執官刼庫不聞禦戰捕誅惟知擁兵自衛已難逃玩律之愆乃復縱賊出城聽其免脫轉與求和是不但失守封疆直與通賊無異正宜立正刑章而英宗僅為降旨切責國典蕩然無怪軍伍之日以廢弛也

萬山盤亘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桞慶東繞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碒砑巀嶪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宏石磯之下弩灘之上通羅淥三洞紫荆羅運等三十六巢峽岸有大藤横生過江日沉水底夜浮水面連亘峽澗勢如徒杠賊渡而南以通龍山別衆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嶺數百里皆見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為奥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户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而峽北巖洞更以百計如仙人關諸處其極險阨者峽以南則有牛腸古咕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不下藤峽又南為府江過遭六百里峽中冥巖與谷懸磴絶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若一失足隕身萬仞中産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産獞人善傅毒藥弩矢中人立死雖四姓猺亦

悍之景泰中猺渠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羣起應之攻墮郡縣出没山谷守臣不能制柳招撫縻之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兩廣所至殘燬為楚粤大害矣龍山在潯州貴縣北五十里以為藤峽左臂陳涇泰州人泰寧侯陳珪之後宋欽蒼梧人

秋七月淮安海溢

溺死鹽丁一千三百餘人

命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

九月皇太后孫氏崩

謚孝恭

皇后

廣錦衣衛獄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腹心及杲得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合葬景陵

祔太廟

翰林院學士呂原卒

初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為先生易之原不答尋與岳正列亨吉祥罪狀疏留中二人怒摘勅諭中語謂閣臣誘訕帝大怒坐便殿名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正罷去原得留至是遭母喪乃歸葬寢苫哀毀體素豐遂羸瘠甫襄事而卒　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

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乃所謂和而不同凡為大臣者當如是也陳文因入閣非由賢薦每事與爭則專徇私意而不顧公義其設心實不可對人夫

遇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會彭時亦入三人同心輔政庶務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讀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可出告王翺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曰吾非若所舉也

質實 陳文字安簡廬陵人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

政事所繫止當權其是非可否果理有當爭即舉主亦不應遜讓如無可議雖非所親習亦不得稍存異同使如文之見則必一經汲引遂終身阿比相容流弊伊于胡底蓋明季門户結習牢不可破而文則錮蔽尤深也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又逮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撫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質實 李蕃雲南河陽人楊璡祁縣人韓祺蕭山人

發明 巡按許其便宜行事有明一代之紀政立法固未為善然既奉詔巡行則諮詢疾苦整勵風教亦其職分所宜即偶有過舉亦當廉察其是否倚勢作威而後治之乃以一錦衣偵事者之言竟成定獄繡衣特設之謂何不若罷之之為愈也況官校剌事自李賢請撤後其勢益張至是而中外耳目悉寄于若輩矣豈獨寃一李蕃哉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免陝西被災稅糧

免陝西糧九十一萬石

閏七月追上宣宗后胡氏尊謚

孫太后崩錢皇后為帝言胡后賢而遜位其歿也人畏孫太后殮葬不如禮因勸復其位號帝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帝從之奉冊寶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

冬十月振陝西饑

振陝西西安諸府饑糧一百八十萬餘石

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深銜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有軍匠楊塤者憤然不平為彬訟冤上疏言昔者駕在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令卒然付獄已御前錄審則死無憾并條陳達諸不法事擊登聞鼓以進詔並下達治時大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憾入骨欲并去之乃搒塤究主使塤知達意即謬曰此李學士囑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鞫于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為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塤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罪取調南京錦衣而禁錮塤

質實 楊塤或作楊瑄為彩漆軍匠

發明 民有訟其有司者必易他吏治之此猶朋鬭細故也況大獄乎楊塤為袁彬訟冤并及門

達諸不法事時達方權傾朝野即下諸司訊鞫猶恐有所顧畏未能盡得其情何乃竟付達治耶迨門達之納賄已確鑿可數李賢之主使又毫無可憑而法司猶論彬塤以死可知是非顛倒實由英宗不能自操阿柄使然觀袁彬傳載當達誣奏彬時英宗語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還我此豈君人者之言耶

甲申 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間太子于帝者帝卧文華殿密召李賢告之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大赦

免明年田租三之一

釋參政羅綺于獄

綺前以張鵬楊瑄獄降廣東參政過磁州會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帝為王振建祠事綺嘆曰朝政

廷臣與內豎往來覬覦律已之道已乖當英宗疾篤而王綸竟私詣溥計事跡涉陰謀尤足起人猜議但陳文身在政府即有所聞見亦當靜以俟之使果溥綸乘間作奸暴其罪而寘之法又何不可乃密覘聽度陰肆擠

如此吾輩自應降黜怨家聞而告之帝捕綺下獄籍其家至是帝立赦為民還其資産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窺見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怒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縣知縣降雍為浙江參政

質實　順德縣景泰中析南海縣地置屬廣州府今因之王綸典璽局局丞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納及綸敗謫貴州都勻衛帶行言官交章劾之左都御史李賓疏言達恃恩

排衡類穿窬而心如鬼蜮實為可醜況以草詔大事輒爾奮起奪筆巧播如簧綸既罪狀不明無以服其心而孚衆論且株連貽冤滋累無辜直敢弁髦國法文固不足道李賢何亦受其欺而不之覺耶

貌法玩弄威權文網苛細大獄屢興假托上旨恣逞貪殘官校驛騶子弟奸比罪浮于謫遣當正國法于是逮繫坐斬籍其家後貸死戍廣西南丹衛

質實 李賓字廷用順義人賓剛簡鎮默以伉直著名

門達廷訊時自固強辯至賓前曰公真訊我遂引服

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門達敗召還袁彬代之

始以內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質實 明史職官志工部文思院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

發明授官必由閣部亦古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之義所以遴選才能慎重名器即至微曹散秩亦悉由銓次之常若除授徑出于內批則是斜封墨敕之濫觴矣況傳奉至于千百濫予及于工人僧道尤前代所罕有厥後方外繼曉李孜省輩皆以內侍薦授致位尊顯而諸雜流加侍郎通政等銜者不可悉數作福擅威朝野側目其弊至于不可救藥憲宗早位儲宮中更多故宜其慮患之深而初政已如是

其又謂之何哉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宮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

表時曰先帝時未嘗行令誰敢草中官復厲聲怵之

時拱手而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且錢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工册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内閣曰上意固如是但廹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宫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息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宫人太多浣衣局没官

婦女愁怨尤甚宜皆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召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南京祭酒正不悅會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嗾之未幾出為興化知府　正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為騰謗言正亦厭吏職後以入覲遂致仕尋卒年五十五無子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英宗亦悉其忠

復立團營

帝用會昌侯孫繼宗等言于五軍神機三千營選壯勇官軍一十二萬分立十二營各命侯伯都督等官

坐營團練命繼宗同太監劉永誠總管提督每遇操時仍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明年正月復罷去又明年復立

質實 十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鼓勇曰効勇曰立威曰申威曰揚威曰振威孫繼宗字光輔孝恭章皇后之兄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下天文生賈信于獄帝以信所言失實非惟術數不精且事涉輕率故逮治之

五月大風雨雹

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抑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帝嘉納之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可法後世夫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之宜耳然豈足詡為盛德哉

葬裕陵

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裕陵在石門山距顯陵西三里自顯陵碑亭前前分西為裕陵神路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宴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惑也然而釋建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時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陛下踐祚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乞俟

來春徐議大禮疏至京而册立已行矣后立甫逾月以萬貴妃已擅寵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册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質實 廢后吳氏順天人　皇后王氏上元人　萬貴妃諸城人時年三十有五帝寵之顓房

前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可法嘗言自考亭而後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畹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質實抄沒曹吉祥地在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

立武舉法

初吳元年始定武科洪武二十年用武舉令武臣子弟于各直省應試尋廢不行至是復命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校策畧弓馬分別甲乙以備錄用指揮以下子弟悉令入學質實考校策畧弓馬按明史選舉志帥府試策畧教場試弓馬答策二道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為中式騎步所中半者次之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例弘治六年定武舉六歲一行先策畧後弓矢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正德十四年定初場試馬箭二場試步箭三

場試策嘉靖初定制各省應試舉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試兩京武學于兵部選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會試翰林二員為考試官給事中部曹四員為同考官鄉會場期俱于月之初九十二十五起送考驗監試張揔大率倣文闈而減殺之

十二月免京官雜犯罪

赦兩京文武除犯贓外雜罪記錄者悉免之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二